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列國君部

識闇　　奢僭　　信讒

識闇

夫分土於社以啓疆宇受爵於朝以治人民皆親親賢賢褒德報功之舉也及乎象賢以主祀繼世而為邦於是無克肖之姿罔慎修之志或懵於知臣所任

而非允或昧於察已所作而靡成或用武無謀以自受其弊或出令不慎以終致其凶至於禍難將成尚忽忠臣之諫回邪已熾方思古人之功大以覆宗小以失位軍旅亡於外宗祏廢其祀蓋智有所不至謀有所不臧雖天命之難知固人事之可鑒者也

鄭文公大夫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竟竟音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

久而不名衆散而歸清人之詩
齊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甫田之詩刺襄公也
陳僖公愿而無立志故作衡門之詩以誘掖其君也
宋襄公伐鄭楚伐宋以救之襄公與楚成王戰於泓楚人未濟公子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

不鼓不成列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也不成列未成陳子魚曰子魚目夷字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一云尚何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為

晉厲公令胥童以兵八百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欒書中行偃於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公弗聽謝欒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位厲公游匠驪氏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厲公而殺胥童迎公子周而立之

陳厲公佗取蔡女數如蔡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

齊景公與衛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以其言當齊侯欲與衛侯乘共載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以已車攝代衛車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傳言齊侯輕所以不能成功

田乞為齊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貸粟於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繇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晏子數諫景公景公不聽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闞止子我也事在六年）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恒心不安故數顧）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公弗聽後陳恒執公於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又云簡公以田常監止一作闞俱為左右相監止幸於簡公田常心害監止大夫朝御鞅諫曰田監不可並也公弗聽監止舍公宮田常兄弟

四人常每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擊子我殺之簡公奔莒

衛靈公時公叔氏以蒲畔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他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也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本與公叔同畔者靈公曰善然不伐蒲

魯昭公伐季氏季平子登臺謝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請囚於鄪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駒曰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為徒者衆衆將合謀弗聽郈昭伯曰必殺之季氏與叔孫氏孟氏共伐公公奔齊

吴王夫差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吴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

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

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

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

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

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

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

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

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

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寳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説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

韓宣惠王十六年秦伐韓急韓相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

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軫乃警四境之内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韓王聞之大悦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虚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虚名而輕絶彊秦之敵王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

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彊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絶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大破于岸門潁陰有岸亭

燕王噲以子之為相貴重主斷蘇秦之在燕與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蘇秦死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一作厝毛又曰甘陵縣本名厝

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繇許繇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

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

齊王建以后勝為相后勝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

楚懷王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大夫

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絶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絶其後因留懷王三十年入秦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内復之秦竟死於秦

奢僭

列國之君數世而下席祖宗之勳烈承霸王之基扃奢侈萌生驕僭自至瀆宗廟之義廣宫室之制暨乎濫施名器弗顧典彝增飾冠服務夸奇曲蜉蝣之刺於是興

馬

曹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民無所依焉故詩人賦蜉蝣以刺之

魯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持羽而舞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魯僭諸公也桓公惠公之子也禮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蓋僭王者之服也緌當用繢

楚子熊通立三十五年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

也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

魯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宫楹楹柱禮天子諸侯黝堊黝堊黑色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

二十四年春刻桓公桷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

馬以細石礱之 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非禮謂娶讐女非正斲刻桷丹楹也本非宗廟之宜故曰加言將親迎欲為夫人飾又非正也

齊桓公設庭燎之百禮曰庭燎之百繇桓公始也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

晉靈公壯侈厚斂以雕牆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燒蛤為炭以瘞壙多埋車

馬用人從葬也重器備重猶多也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

晉景公十二年始作六軍初作六軍僭王也

楚靈王會諸侯于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諫弗聽後使蕩侯等師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翠被以翠羽飾被豹舄以豹皮為履

魯昭公將殺季氏傳言殺者從昭公之辭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

道僭於公室久矣諸侯稱公室吾欲弑之何如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為如人君故言弑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失禮成俗不自知也子家駒曰設兩觀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乘大輅禮天子大輅諸侯輅車大夫大車上士飾車朱干干楯也以朱飾楯玉戚戚斧也以玉飾斧以舞大夏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夏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己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則也舞四夷之樂明大德廣及之也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

齊景公為西曲潢其深滅軌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鳥獸公衣黼黻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采具焉帶湅玉而冠且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

吳王夫差出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過再宿曰次）宿有妃嬙嬪御焉（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

如讐而用之日新夫自先敗也已安能敗我

信讒

夫讒言敗善君子之所憂偏聽生姦先民之攸戒蓋夫浸潤之譖萋菲之謗其言孔甘内深刺骨非夫特蘊明識洞察情偽固將詒禍於賢哲兆亂於家邦者焉矧乃分五等之爵臨千乘之國有人民以為政有家陪而就列乃復昵比憸佞寘於左右啓納邪蠱中之誅罰俾含忠守道之士愁然隱憂嵬㥘險中之夫得肆其志斯小

雅風人之所傷也

陳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作防有鵲巢憂讒賊也

鄭厲公時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競強也憚難也）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繇來矣姑少待我（欲以申侯說）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於是鄭殺申侯以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五年濤塗怨鄭申侯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

也申侯錄
是得罪

晉獻公立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及將立奚齊旣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太子母言求食太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胙祭之酒肉公田姬置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告曰賊繇太子太子奔新城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以六日之狀自理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

君老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不樂為由吾也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詩之唐風蓋刺獻公好聽讒焉

楚成王時晉陽處父侵蔡令尹子上救之夾泜而軍子上欲涉大孫伯曰晉人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

殺子上

衛成公出奔楚使元喧奉叔武以受盟於諸侯或訴元喧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角元喧子喧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

晉厲公五年三郤讒伯宗殺之伯宗晉大夫三郤郤錡郤犫郤至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者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欒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郤至云楚有六間不可失也乃使人間謝楚楚來

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内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至之周周京師微考之果使郤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公反以為郤至奪豕也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

死目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郤

魯昭公十三年會諸侯於平丘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我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之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貢以魯故也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將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託謙辭以絕魯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蠻夷謂莒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惟君寡君聞命矣

齊靈公時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

閭（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為婦人服與婦人相冒閭巷門）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鮑牽鮑叔牙曾孫）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慙卧於家夫人所以怪之）而告夫人曰國子讁我（讁責也）夫人怒國子相靈以會（會伐鄭）高鮑處守（高無咎鮑牽）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蒐索備姦人）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靈公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

宋平公共公子也初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之曰棄長而美平

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公)惡而婉(佐貌惡而心順)太子痤美而狠(貌美而心狠戾)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太子也)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伊戾為太子內師不行恐內侍廢闕)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血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太

子反徵驗而騁告公騁馳也曰太子將為亂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徵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乃自縊而死

景公時皇瑗之子麇瑗宋右師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鄅般邑以與之鄅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克在下邑不與魋之亂故在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子仲皇野初子仲將以杞姒之非我為子為適子杞姒子仲之妻麇

曰必立伯也伯非我凡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言右師老不能為亂麇不可知公執麇執皇瑗奔晉

楚靈王時成虎為大夫或譖成虎於楚子楚子謂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於若敖宣四年鬬椒作亂今楚子信譖而訖討若敖之餘

齊景公時田穰苴為將軍扞燕晉之師晉師罷去燕師度水而解追擊之遂取所亡邦内故境而引兵歸景公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於齊已而大夫鮑

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𧙼苴苴發疾而死
時景公任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曰臣聞明君
望見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賞又問晏子曰
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好惡
良臣而行與小人比國之常患也公曰讒佞人則亦誠
不善矣雖然則奚曾與國常患乎晏子曰君以為耳目
而好繆也夫上亂君之耳目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豈不
誠足患哉

楚平王七年殺其大夫伍奢伍尚太子建奔宋初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又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僻陋故不能與之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於城父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

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納建妻）何信於讒王執伍奢（忿奢切言）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寃故遣令去）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佞才也）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名而不來是再奸也（奸犯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

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還）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名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為棠邑大夫員尚弟子胥）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

衛靈公時孔子居衛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臣欽若等按史記音義曰以兵仗入脅孔子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

齊悼公時或譖胡姬於齊侯胡姬景公妾曰安孺子之黨也齊侯殺胡姬安孺子景公太子荼也

吳王夫差時太宰伯嚭數與伍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

必為亂與逄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員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劒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又立若若初欲分吴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東吴門以觀越兵入也

衛出公逐其臣太叔遺初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愛求酒於太叔僖子僖子太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

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託占卜夢而言乃逐太叔遺遺奔晉

魯元公時吳起為將攻齊大破之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君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

是棄魯魯君疑之謝吴起

魏武侯時吴起為西河守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吴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為武侯言曰夫吴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之以此卜之君因名吴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吴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

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嬖人愛幸小人也公曰將見孟子平公敬孟子有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也臧倉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繇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匹夫一夫也臧倉言君何為輕千乘而先匹夫乎以為君子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毋見之也公曰諾

楚懐王時屈原為左徒博文彊志明於治亂嫺音閑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賔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懐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吾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原

燕惠王為太子時常不快於樂毅是時樂毅為上將軍

并䕶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上而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追至於臨淄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惟獨莒即墨未服會惠王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刼代將

魏安釐王時公子無忌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

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毁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毁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毁廢乃

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

趙王遷時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顔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之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顔聚遂滅趙

魏王時史不書王謚麗恭與太子質於邯鄲恭謂魏王曰今

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大王察之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恭果不見魏君矣

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十三

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列國君部

失政　失禮

失政

宗周之季王道陂蕩列國之際亂政亟行或作法於貪而不勝其弊或布賞無藝而不撫其民苟從匪彝罔迪率典繇是蒸黎疲匱田野汙萊禮義不脩讒慝並進上

下黷亂君臣詛盟寵賂是彰女謁敗度及其微弱不能自存以至陵遲莫保其宗社者也

鄭莊公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莊公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為之所而使驕慢國人賦將仲子以刺之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又賦太叔于田以刺之其後齊侯伐許頴考叔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莊公使卒出豭行出犬鷄以詛射頴考叔者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行亦卒之行列疾射頴考叔者故令

卒及行間皆詛之君子謂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大臣不睦又不能用刑於邪人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魯桓公六年八月壬午大閱大閱者何閱兵車馬也修教明諭國道也修先王之教以明達於民治國之道平而修戎事非正也禮因四時田獵以習用戎事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之道平謂不因田獵無事而修之其曰以為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

齊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

所以求者皆非其道大夫作甫田詩以刺之

魯莊公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廏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春秋分也治廏當以秋分因馬入而脩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

鄭文公時大夫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名散還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也國人賦清人之詩以刺之

楚成王時鄭伯始朝於楚中國無霸故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楚金利故故以鑄三鐘古者以銅為兵言楚無霸者遠略

魯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

宋襄公十四年疾死泓戰公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為君哉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春秋貴偏戰而惡詐戰襄公所以敗於泓者言偏戰也非不教其民也公羊以為不書葬為襄公諱背殯出會所以美其有承齊桓尊周室之意鄭君什之

曰教民習戰不用是以不教也詐戰謂不期也既期矣當觀敵為策倍則止敵則戰少則守令襄公於泓之戰違之又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徒善不用賢良不足以興霸王之功小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易議鼎折足詩刺不用良此說善也

魯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建午之月猶未為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僖公憂民歷一時經書不雨今文公歷四時乃書是不勤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無恤民志又十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公四不視朔天子告朔於諸侯受乎禰廟禮也

每月天子以朔政告於諸侯受而納之禰廟告以羊今公自二月不視朔至于五月是後視朔之禮遂廢故子貢欲去其羊 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以甚矣天子班朔而公不視是不臣也

陳靈公時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王卿士單朝也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火心星覿見草路為茀朝見謂夏之九月星見於 侯不在疆侯人掌入疆賓客者也 司空不視塗掌道路 澤不陂陂障也古不川不梁流曰川梁渠也 古不防川故渠之賓澤故郭之 野有庾積庾露穀也詩云曾孫之庾如坻如京 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列樹以表道且為城守之用也墾

田若蓺（發田曰墾蓺猶蒔言其稀少若蓺物也）膳宰不致餼（生曰餼）司里不授館（司里里正掌授客館）國無寄寓（寓亦寄也無寄寓者不為廬舍以寄羈旅客也）縣無施舍（四甸為縣方十六里施舍者所以施舍賓客負任之處）民將築臺于夏氏（夏徵舒之家也）及陳陳靈公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南冠楚冠也賓單襄公）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若龍之角角星明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雨畢者殺氣日盛雨氣盡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元氐之間也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月令仲冬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竭也）本見而草木節

解本氐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節理皆坼解也駟見而隕霜駟天駟房星也隕落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降之後清風至所以戒人為寒備也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備藏也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謂火見之後建亥之初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挶時儆時所以儆告其民也收而場功使人修囷倉峙具也畚器名土籠也挶舉土之器具爾畚挶將以築作也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詩云定之方中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期會也致其築作也具會於司里之官也此先王之所以不

用財賄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鄙四鄙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國有郊牧（國外曰郊牧牧放之地也）畺有寓望（畺表界之土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也）藪有圃草（澤無水曰藪圃大則必有茂大之草以備財用）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災饑兵）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言當用也入土曰耜耜柄曰耒）野無奧草（奧深）不奪民時不蔑民功（蔑末）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國城邑班次也執事有次也）縣有序民（從所有序事）今陳國道

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汝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秩官周常官篇名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理吏逆迎執瑞節為信往迎之也行理小行人也候人為導導賓至於郊出迎入於境卿出郊勞聘禮曰賓至於近郊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之門尹除門宗祝執祀賓將有事於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也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具徒役修道之委積也司空視塗視險易也司寇詰奸虞人入材祭祀賓客供具材甸人積薪甸人掌薪蒸之事火司監燎水師監濯監滌濯之事者膳宰致餐餐熟食廩人獻餼餼禾米也司馬陳芻圉人

養馬故致芻圉人職屬司馬工人展車展驗客車恐傷敗也百官以物至賔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賔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莅事正官上卿監之若王廵狩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王之親族也承王命以為過賔於陳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造為彝常無即慆淫慆慢即安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典常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

氏不亦瀆姓矣乎御佐孔儀也謂徵舒之父御叔即陳公子夏之子靈公之從祖父嬀姓也而靈公淫其妻是為瀆亂其姓陳我大姬之後大姬周武王女虞胡公之妃陳之祖姬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略常服是又犯先王之令也先王令無從非彝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大國晉楚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四者謂教令制官六年單子如楚定王六年魯宣之八年也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楚子莊王也

齊靈公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夙沙衛齊寺人索簡擇精者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諡法亂而不整曰靈言諡應其行

楚康王時為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

魯襄公十一年王正月作三軍作為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周禮司馬法曰萬有一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然則此言天子六師凡萬有五千人按大國三軍則三萬

七千五百人諸侯制踰天子非義也又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五年經曰舍中軍傳曰貴復正也然則魯有二軍今云作三軍增置中軍一魯為次國於此為明

晉平公十一年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于士弱氏士弱晉之獄大夫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歸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言晉之良

十四年晉人使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太叔與伯石往子太叔見太叔文子文子衛大夫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

夏肄是屏（周宗諸姬也夏肄杞也肄餘也屏城也）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言王者和協近親則婚姻甚歸附）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是年平公又使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不尚叔侯之取貨）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陜縣陽屬平陽邵）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

矣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行夷禮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杞何有焉何有盡歸杞伯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書魯之朝聘府無虛月無月不受魯聘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毋寧寧也言先君毋寧怪夫人所為無用責我

十五年平公築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之宮而諸侯舍於隸人二十四年成虒祁在昭八年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賤其

奢也為取鄭故魯取鄭在昭十年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人乃並徵會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下邳有良城縣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辭不會

鄭簡公二十三年及其大夫盟駟良爭故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名臣詛盟故曰亂未已

陳襄公二十六年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不可與結好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

政不出一人以介於大國（楚晉也）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楚靈公三年以諸侯伐吳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逆命謂性不恭順）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播聞也）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殺其君弱其孤以盟大夫（齊崔杼弒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弒君罪責之）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七年就章華臺（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下

令內亡人實之八年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此時改城父為夷城父縣屬譙郡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益許田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遷方城外人於許成十五年許遷於葉因謂之許今許遷於夷故以方城外人實其處言靈王使民不安初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在襄三十年及即位奪薳居田居掩之族言薳氏所以怨遷許而質許圍遷許在九年圍許大夫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楚滅蔡在十一年洧仕楚其父在國故死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

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申會在昭四年王奪鬬韋龜中犫韋龜令尹子文玄孫中犫邑名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成然韋龜子郊尹治郊境大夫蔓成然故事蔡公蔡公棄疾也故猶舊也韋龜以棄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常壽過申會所戮者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

晉昭公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

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山有樞詩以刺之

齊景公十二年如晉請伐北燕晉人許之十二月遂伐北燕明年正月癸巳齊侯次于虢（虢燕境）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辠（敝器瑤甕玉櫝之屬）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晳齊大夫）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水）燕人歸燕姬（嫁女與齊侯）賂以瑤甕玉櫝斝耳不克而還（瑤玉也櫝匱也斝耳玉爵）二十二年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蒲隧（蒲隧徐地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陂）徐人行成徐子及

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為小國害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亢禦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肆戾定也肆勞也言周舊為天下宗乃今衰滅亂無息定執政大夫離居異心無有念民勞者其是之謂乎

陳惠公十年宋衛陳鄭皆火鄭子產禳火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不義所以

亡

楚平王六年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沈尹戌乃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昔吾滅州來（在十三年）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轉遷徙也）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平王所以不能霸）九年大夫遂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

無寧以為宗羞無寧寧也言華氏為宋宗廟之羞恥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義距之

魯昭公二十九年公在鄆十月鄆潰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公既出奔不能改德修行居鄆小邑復使潰亂德之不見如此之甚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晉定公六年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析羽為旌王者遊幸之所建鄭私有之因謂之羽旄借觀之明日或旆以會或賤者也繼旐曰旆令賤人施其旆執以從會示卑鄭晉於是乎失諸侯晉無禮所以遂弱

曹伯陽十年宋人圍曹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社宮社也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振鐸曹始祖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

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以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成鍾邗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明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衛莊公元年飲孔悝酒於平陽東都燕縣東北有平陽亭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納財賄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懸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母俱去孔悝出奔宋

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華奔越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

亦無道何太子華弟

燕易王卒燕子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昏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一作厝毛又曰甘陵縣本名厝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

於許繇許繇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
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
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為
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啟與交黨
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啟自取
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
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
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

於子之三年國大亂

失禮

夫宅天衷建皇極誕為民紀率繇禮經若乃制度云為適其會節軌量物采陳之表儀然後百度緝熙庶功明密所以治政何莫繇斯道不虛行人存則舉嗟夫胙土命氏體國君民將以寅亮帝功光輔王室然或功虧為翰業曠象賢滅德立違長傲縱欲徇耳目之常視忽經紀之遠圖謂權衡為可欺以舊坊為無用非獨何見既

自取於寘行無邦而耕終靡成於昬作國家之敗於是在焉期示方來用從詮次

魯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非禮也

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侯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十八年春桓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始議行事申繻曰男有家女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女安夫之家夫安妻之室違此則為瀆今公將姜氏如齊故知其當致禍亂

莊公四年秋七月公及齊人狩于禚越竟與齊微者俱狩失禮可知

十年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初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

二十二年冬莊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也母喪未再期而圖昏

二十四年秋哀姜至莊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傳不言大

夫唯舉非常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

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

唯正月之朔慝未作

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慝陰氣

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日食歷之常也然食于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于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

是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

失常禮也

凡天災有幣無牲

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也

非日月之眚不鼓

眚猶災也

月侵日為眚陰陽逆順之事聖賢所重故特皷之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 非諸侯之事 天子非展義不巡守 天子巡狩所以宣布德義 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 以警懼夷狄 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雖夷狄俘猶不以相遺

閔公二年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之遠主當遷

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告祭又不于太廟故詳書以示譏

僖公八年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攢木如椁塗之曰殯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周人殯于西堦之上宋殷後也

二十二年十一月宋公及楚人戰于泓鄭文夫人芈氏

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還過鄭文公夫人羋氏楚女姜氏齊女也柯澤鄭地）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縉楚樂師也俘所得囚馘所截耳）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閾門限）戎車不邇女器（邇近器物也言俘馘非近婦人之物）丁丑楚子入享于鄭（為鄭所享）九獻（用上公之禮九獻酒而禮畢）庭實旅百（庭中所陳品數百也）加籩豆六品（食物六品加於籩豆籩豆禮食器）享畢夜出文羋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二姬文羋女也）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以壽終）為禮卒于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二十三年夏五月宋公兹父卒宋襄公初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

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据逆在四年三年之內不圖婚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吉禘于莊公譏然則何為不于祭焉譏據吉禘于莊公譏始不三年大事圖婚俱不三年大事猶從吉禘不復譏三年之恩疾矣疾痛非虛加之也非虛加責之以人心為

皆有之以人心為皆有痛疾不忍娶以人心為皆有之則曷為獨於娶焉譏據孝子痛疾吉事皆不當為非獨娶也娶者大吉也合二姓之好傳之于無窮故為大吉非常吉也與大事異其為吉者主于已主于已身不如祭祀尚有念先人之心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于此焉變矣變者變動哭泣也有人心念親者聞有欲為已圖婚則當變動哭泣矣況乃至于納幣成婚哉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禮諸侯有故則使卿逆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允信也始來不見尊貴故終不為國人所敬信也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曰貴聘而賤逆之公子遂納幣是貴聘也君而卑之

立而廢之君小君也不以夫人禮迎是卑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主內主也不允宜哉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閏月不告朔非禮也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閏以正時四時漸差則致閏以正之時以作事順時命事事以厚生事不失時則年豐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七年春伐邾間晉難也公因霸國有難而侵小三月取須句寘文

公子焉非禮也（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為守須句大夫也絶大皥之祀以與鄰國叛臣故曰非禮）

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得常鼓之月而於社用牲為非禮）日有食之天子不舉（去盛饌）伐鼓于社（責羣陰伐猶擊也）諸侯用幣于社（社尊於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伐鼓于朝（退自責）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事神尊卑異制所以訓民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是年秋齊侯（懿公）侵魯西鄙謂諸侯不能也（不能討也）遂伐曹

入其郛討其來朝也魯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執王使伐無罪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於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宣公三年春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不郊而望皆非禮也言牛雖傷死當更改卜取其吉者郊不可廢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有事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畧書有事為繹張本垂齊地非魯境故書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萬舞名籥管也猶者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非禮也

十七年春晉侯景公使郤克徵會于齊徵召也欲為斷道會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階故笑之獻子出怒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不復渡河而去

成公二年十一月晉侯景公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

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也）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兄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略經略法度）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告伐事而不獻囚俘）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克能也）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于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

後也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鞏朔王使委于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禮者籍書也

六年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鞌戰在二年聽于人以救其難而以立武立武繇已非繇人也言請救難非己功

十七年晉侯田厲公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

襄公二年夏齊姜薨齊侯靈公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婦人越疆送葬非禮

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師侵陳今猶未還繁陽楚地在汝南銅陽縣南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軍禮不伐喪陳人不聽命襄公魯大夫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

侵陳陳無禮故也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平公不徹樂非禮也徹去也禮為鄰國闕禮諸侯絶期故以鄰國責之

二十九年春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襚諸侯有遣使賵襚之禮今楚欲依遣使之比時楚康王也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襚禮與朝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茢黍穰楚人弗禁既而悔之禮君臨臣喪乃祓殯故楚悔之

昭公九年晉知悼子卒未葬悼子晉大夫荀盈平公飲酒與羣臣燕

平公晉侯彪也師曠李調侍侍與君飲也燕禮記曰請旅侍臣鼓鐘樂作也燕禮賓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闋君亦如之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恠之也杜蕢或作屠蒯曰在寢燕于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三酌自罰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曩鄉也始來入時開謂諫諍有所發起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為吉事所以自戒懼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言大臣喪重於疾日也雜記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曠也太師也不以

詔是以飲之也（詔誥也太師典奏樂）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言調貪酒食褻嬖近臣亦當規君疾憂）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防禁放溢）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聞義則服）杜蕢洗而揚觶（舉爵於君也禮揚作媵揚舉也媵送也揚近得之）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欲後世以為戒）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此爵遂因杜蕢為名畢獻獻賓與君）

定公元年秋立煬宮（煬宮伯禽子廟毀已久）立者不宜立者也

十五年春邾子來朝（邾子名益）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為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傳）

哀公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據魯大夫無孟子）

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據不稱夫人其氏）諱娶同姓蓋吳女也（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為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

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荆哀公庶子）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宗人禮官）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敖也）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

以為太子國人始惡之惡公

册府元龜卷二百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二百五十八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王　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錄監生臣羅蒭遠

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列國君部

失賢　拒諫　害賢

失賢

古語曰千里一賢猶云比肩言希有也又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謂難得也必能遇而禮之得而任之則治無不勝道無不臧觀其簡兮之詩適彼之句邦君失道賢

人退藏欲霸盛不其難哉

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也君近小人則賢者見侵害矣詩人賦栢舟言其不遇也又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仕於王者也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又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不得其志者君不知己志而遇困苦也

鄭莊公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窮猶終也詩人

賦考槃刺莊公也又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鄭自莊公而賢者陵之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又遵大路詩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昭公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祭仲專權詩人賦狡童刺忽也忽昭公也又揚之水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曹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詩人賦候人以刺之

虞公史不書名及謚時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大夫宮之奇

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虞公不聽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又云虞不用百里奚而亡而亡一本云而去虞公之不可諫奚知之

秦康公亡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詩人賦晨風以刺之又權輿刺康公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是時晉大夫士會奔秦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六卿相見於諸浮諸浮晉地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賈季亦晉大夫狐狄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中行桓子荀林父也

能外事且繇舊勳（有狐偃之舊）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殺陽處父故）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不可犯以不義）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魏壽餘畢萬之後帑壽餘子也）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許受其邑）履士會之足於朝（躡士會足欲使行）秦伯師於河西（將取魏）魏人在東（今河北縣於秦為在河之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喻魏有司）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

不可悔也（辭行示已無去心）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言必歸其妻子明白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策馬檛臨別授之馬檛並示已所策以展情繞朝秦大夫）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已覺其情）既濟魏人譟而還（喜得士會）

齊景公時孔子適齊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以聖道難成故云吾不能用）

衛靈公時孔子適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禄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其後自陳還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已可三年有成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朞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 孔子既行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乃還反乎衛靈公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

魯哀公時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歳而反乎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魏惠王時相公叔痤病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痤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竒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黙然王且去痤屏人言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名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

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孫鞅乃西入秦

齊宣王時鄒人孟軻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王王不能用適梁

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齊人或讒荀卿乃適楚

楚懐王時屈原為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懐王聽上官大夫之讒疏之及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懐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原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懐王不忘欲反兾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懐王之終不悟也

拒諫

夫四海之富重畜也故天子建德以藩屏丕緒千乘之國厚位也故諸侯立家以保佑王爵所以彌縫其闕而圖惟厥終者也故曰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矣噫禮義下衰風流殊鈌或臣能承命摩勵之志屢申而君匪從流忠力之臣罕諒傳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從而不改亂之階也其自用甚者則唯戮是聞故有盡思進忠之臣萌禍心以為報謀以衛國之士賞刑典而勿捨在愎諫之斯甚咸貪亂以自喪民之

無援禍不旋踵斯可哀也哉

衛莊公時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之弗聽魯隱公三年臣欽若等曰自此已後諫辭並具陪臣規諷門

魯隱公將如棠觀魚者五年臧僖伯諫之公曰吾將略地焉偽辭以略地畧總攝巡幸之名傳曰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矢魚于棠非禮也

陳桓公時鄭伯請成于陳成猶平也魯隱公六年陳侯不許五父陳公子佗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

衛實難可畏難也鄭何能為遂不許

魯桓公取郜大鼎于宋一年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之大夫僖伯之子公不聽

莊公如齊觀社二十三年曹劌諫之公不聽遂如齊是年丹桓公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人之法令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矣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公弗聽又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

御孫曰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繇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弗聽

宋昭公將去羣公子魯文公時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葛之能藟蔓繁滋者以其本支廕之也故君子以為比謂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縱放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

齊景公時晉大夫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

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鄉樂氏之命令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魯昭公自齊如晉將如乾侯齊侯卑公故適晉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境欲使次於境以待命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一介單使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言自使齊逆君

使公復于竟後逆之逆佚也言公不能用子家所以見辱

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赤狄别種也臯落其氏族里克諫

曰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

之太子統師是失其官也專命則不孝是為帥必不威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

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

惠公時秦饑使乞糴于晉魯僖公十四年晉人弗與慶鄭曰背

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

守國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明年秦伐晉惠公乘小駟鄭

入也鄭所獻馬名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變易人心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彊中乾狡戾也憤動也氣狡憤於外則血脈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彊形而內實乾竭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及戰于韓原戎馬還濘而止濘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墮泥中秦獲晉侯以歸

鄭文公時晉公子重耳過鄭文公不禮焉叔瞻諫之弗

聽叔瞻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黍不為黍不能蕃廡稷不為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弗聽

曹共公時晉公子重耳自衛過曹共公不禮焉聞其駢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諜其浴設帷薄而觀之僖負羈言於曹伯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才三人從之可謂賢矣而君蔑之不用賢也謂晉公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玉帛

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政之幹禮之宗歸之常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

宋襄公時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言君興天所棄必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弗聽

魯僖公時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僖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卑小也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弗聽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

晉靈公時趙宣子為政魯文公時驟諫而不入宣子趙盾靈公壯侈厚斂彫牆彫畫也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蹯熊掌其肉難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棄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靈公患之使鉏麑刺趙盾

楚靈王虐靈王魯昭公時白公子張驟諫子張楚大夫白公王患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老楚史也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禮曰其中退然天死曰殤宮殤之居也執謂記其錄籍凡百箴諫也制服其身如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賢

吾盡聞之矣寧聞佗言（不欲聞諫）曰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復語（病不能然故復使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慭寘之於耳（慭猶願寘置也）對曰賴君之用之也故言（賴恃）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犛犛牛規見也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為難盡而又以規諫為之乎今象出徼外其三獸則荆交有也浦地名或曰巴浦巴郡合浦）遂趣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吳王夫差伐越越王勾踐敗於會稽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勾踐為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又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嗣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勾踐食不重味衣不重彩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王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其後越王勾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

用石田不可耕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顛隕也越墜也隕越無道則割絕無遺也商之以興一本作盤庚之誥有顛之越之商以之興子胥傳語曰有隕越商之興也吳王不聽果為越所滅

楚懷王聽張儀計欲許秦易黔中之地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背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後懷王怒張儀之詐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

之伐齊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既絶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絶和於秦發兵而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人遂取漢中之郡

齊王建時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

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卻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於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彊秦之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弗聽

燕王喜時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

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不可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羣臣皆以為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徐廣曰在常山今曰高邑卿秦攻代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服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蹴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為為王也燕軍至宋子徐廣曰屬

鉅鹿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鄗破卿秦樂乘於代樂閒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

害賢

夫賢者國之紀人之望興亡治亂之所繫焉在昔周道陵遲諸侯彊盛家部之伍惟儁是擇斯所以建定霸之業成夾輔之勲者也乃有昧則哲之鑒孤遺託之命或忿其忠讜之諫或乖於委任之道而皆非辜受禍没地無告以至悲傷其士庶殄絶其宗社千古之下覽之者

固可掩卷而嘆息矣

晉懷公立魯僖公二十三年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名懷王怒囚狐突曰子來則免曰臣之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名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

懷王卒殺狐突

秦穆公卒魯文公六年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子車秦大夫氏也以人從葬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黄

鳥黄鳥詩秦風義取黄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所傷三良不然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遺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言善人亡則國瘁病無善人之謂也若之何奪之秦穆公卒葬雍秦穆公冢在橐泉宫祈年觀下

晉靈公不君失君道也趙宣子驟諫公患之魯宣公二年使鉏麑賊之鉏麑晉力士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鉏麑觸槐而死槐趙盾庭樹鉏麑具揔錄部義烈門是年秋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軍右趨登曰

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獒猛犬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魯宣公九年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大夫御叔妻衷懷也衵服近身衣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宣示也且聞不令君其納之納藏衵服也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一云洩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媿於洩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晉厲公五年魯成公十五年三郤譖伯宗殺之三郤郤錡郤犨郤至伯宗

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

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癬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

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劒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

觀越兵入也吳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讒于夫差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彊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嘗鞅鞅有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賜伍子胥屬鏤劔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嘆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必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

越王勾踐既平吳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狡兎作郊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劒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自殺

秦昭王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較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

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

遷之陰密（屬安定府）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武安君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劒遂自殺

齊閔王時員郭之民有狐咺者正議王殺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宗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為政者也殺之大臣不親

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顔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顔聚遂滅趙

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十五